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三

詳校官廣西道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南巡盛典卷五十三

天章

甲辰

江南

山東

直隸

詩

迴蹕至蘇州策馬入城之作

膏雨既已渥快晴實愜情進舟速水路策馬入蘇城如  
予欣父至駢肩繞膝迎愛之無別法不擾飭官清

重遊寒山得句

蘇城駐信宿乘暇訪名山結習知應捨勝遊綠逮還

將以

明日旋蹕喜看麥穗吐

前駐蹕蘇州時麥苗微覺望雨茲旋蹕重至寒山以農田屢被春膏麥已

吐穗頓改前觀矣

茂錯菜花間大慰從前意新詩那可刪

### 題澄懷堂

徑入綠琳琅三間別有堂據床引綺思列架發芸香駒影分明是塵勞頓覺忘澄懷擬何事民務細商量

### 清暉樓口號

翠峰邏復碧波圍秀入褰帷潤逼衣拾級乍欣得新况

溪樓仍是此清暉

六依

皇祖華山詩韻

理趣將塵遠詩裁與境深  
步猶堪勝濟鬢不礙霜侵解  
舞花經賴能言春入禽五言賡

聖藻六度仰

冲襟

白雲泉六疊白樂天韻

香山昔日對流泉太守公堂一日間我自先憂天下者  
豈能效彼樂斯間

高義園

山北

靈巖

天平路名園久識吾施田本創范

仲淹

作記却因

蘇

軾

桃柳暢春意詩書供靜娛載咨由義者莫負舜之

徒

舟過無錫縣

舟過無錫弗艤岸去時策馬已觀民茲來露冕坐闔閭

夾岸跪觀無萬人因思皆資衣食者自當物貴生計貧  
幸遇有收尚可活水旱那無饑溺頻以是祈歲厯宵旰  
大吏並飭諱災諄展義時邁政因此我豈山水徒遊巡

漪瀾堂三疊前韻

山中喜有水圍堂澗漾楣欄上下光勝處恰宜孟王畫

庚子前巡以王紱竹鑪圖既燬因復檢石渠寶笈所弄  
王紱溪山漁隱圖賜藏山寺是卷亦有吳寬跋語與竹

鑪圖筆墨絕肖郵致名藍俾還  
舊觀亦為茲山增一段佳話也興來還和老蘇章綺紈

那辨文和武

趙州栢林等有吳道子畫文水武水

甘劣休論圓與方

惠山有方

國二池間者廿  
而方者較劣

七字捉成壁間泐笑云付爾樂斯長

### 若水洞

牝洞從來具靈氣溫冬涼夏不可奇

凡石洞中冬必溫而夏反涼大屋亦

然不足奇也

題名此曰若水者應是來當暑月時

### 便民港紀事

句容道屢經新港初見爾壬寅方始事癸卯成功駛沙

溪拓以寬

自鎮江師古灘運句容至上元舊有沙溪一道長百里歲久湮塞乾隆四十七年冬間薩

載奏請開濬寬深引注江水入新港士商得以舟行至江寧且可越黃天蕩江路之險行旅稱便於四十八年



冬竣事奏到賜  
名曰便民港

泥泉濬而泚別引江漲途潮汐波增瀾和

雇民受利亦非徭役起

是役飭發江省公項給價和雇民夫百姓藉資謀食並無絲毫擾累

共用銀十  
一萬餘兩

安福

御艦名

御以行鏡中風物美大吏乞港名便

民賜名是鎮江及江寧陸路弗通水南方便於舟艱車及

步履考士並賈客自此舟行矣若云勤蹕途吾殊不為

去聲此

### 高資港詠古

高資已駐燕兵近考孺方陳割地謀洪武設非遵古制  
應無靖難肆虐劉

按建文君臣庸懦固不足論使洪武弗泥古立皇太孫擇賢而立燕王為皇太子則必無靖難篡奪慘殺之事矣因經此地並及之

由便民港舟至棲霞山行館即事有詠

發以寅而到以申

舟行由便民港至棲霞山行館水程百里較每日稍速因以寅刻起行迨申刻即到舟

行百里未勞身此言訝不當出我執役猶應念衆人漫向青山論今昔最欣綠水滌精神迎鑒老幼胥懽忭自審如何稱去便民

題棲霞十景

四隣峭蒨碧峰園中有行宮據翠微不向攝山尋藥草

古稀過四又何希

右棲霞山

玲瓏峰表瀋天池却弗流為瀑布垂一種尋常勝他者  
旱乾水溢兩無之

右玲峰池

峰姿嶸嶸照曦紅青石烘成紫亦通惡以奪朱權弗論  
千秋永護化人宮

右紫峰閣

山房愛聽謖濤聲却不希他弘景名笑指繞階一溪水  
三年前此座中清

右萬松山房

對立雙峰萬古亭中間一線迴含青天開豈費疏鑿力  
蜀道空勞笑五丁

右天開岩

巒繞岡遮幽且偏居斯凡骨亦成仙自嫌清蹕來游際  
扁岫掩關合致然

右幽居菴

盈溝盈谷蹙花傾是浪而無澎湃聲莫謂斯崖出假借  
千秋何物定其名

右疊浪崖

栲栳明珠鏡面呈方塘半畝漂然清玉泉山下湖論頃

大小由他萬斛傾

攝山珍珠泉晶瑩上出半畝澄清為前督臣尹繼善所疏剔然較玉泉之

趵突山根蕩漾成湖其倍小泉淙噴而出者不啻萬數實不可同年語也

右珍珠泉

虹非日照鏡非銅溪徹橋彎值偶同奚必名中辨真假  
藉他假幻悟真空

右彩虹明鏡

誰與竺菴號德雲聊欣一炷淨香聞爾時布景恂然憶

馳驛觀山豈漫云

昔遊此山時尹繼善以未盡其美有  
馳驛觀山之喻予則以為深愜宿懷

不留意於物至今  
猶每追憶其言云

右德雲菴

白乳泉試茶亭用皇甫曾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詩韻

採茶遂試茶弗焙葉猶生

凡採茶其葉必生當焙之然後可烹茗茲皇甫曾送陸鴻

漸採茶而遂云野飯石泉清是甫採而即烹茗矣故戲及之

疑舉且喫語

謂趙州和尚且喫茶

句

但期此話行

且放此話行亦指月錄中語

羽踪藉因著曾句亦云

清泉則付無意淙淙千載聲

題太古堂用庚子詩韻

棲霞此重來倏閱四年久是我藏詩所一有無不有拈

花弗闕指掃葉底須帚膏是太古然問堂知是否

武夷一曲精廬用庚子韻

攝山勝以山然亦不乏水命曰武夷曲似哉而遠矣有  
石可枕頭有流可漱蓋王武子所云適可用於此然我  
憂勤人未宜斯比擬

登棲霞最高峯眺望作歌

我昨進舟來棲霞高峯半天望及至今日徐徐登便民  
港水眼底漾由港而江通潮汐舊稱險處黃天蕩避險  
就安誠便民兩府

謂江寧鎮江

行舟水無恙不惟兩府歌利



濟通省士庶情俱暢

便民港既成不特鎮江江寧兩府舟行穩順即通省士民往來金陵

者免涉黃天蕩江濤之險及陸行跋履之艱無不稱便也

然而江中仍有舟圖利忘

害憐衆狀邇日作炎其熱難堪比及造極爽拂風尖身

既適矣心亦恬於是息江港安險之幻境置魏吳機械之浮談歌留石碑傍花龕萬劫佑我黎與黔古稀誠老矣南巡願罷安福帆

得趣樓

攝山趣難俚指數高樓得全隨所取數之既難得何易

數屬有意得無意以此知無勝有多山情水態面前羅  
而樓不識不知付以寥天一獨欣明日啟蹕後乃無人  
過

自棲霞至江寧駐蹕之作

兩日山遊六蹕移古來都會合臨之萬民瞻就情增舊  
一已安懷念在茲卅里輿馳無甚勩六朝興廢有餘思

安南適值陪臣至道左俾觀巡狩儀

安南國王黎維禔遣陪臣黃仲政黎

有容阮瑩賈表至京奏謝計程距迴鑾尚遠守候需時因喻令由湖北取道赴江寧於蹕途瞻觀是日易輿乘

馬俾觀巡狩之儀仍  
優予宴春遣令歸國

題燕子磯

有石臨江翻若飛久聞燕子用名磯  
六朝往事誰興廢  
幾卷遺編自是非  
形勢江山如錦繡  
光春風物已芳菲  
而今沙漲興耕作  
俯瞰青蔥麥壠肥

遊觀音山永濟寺

永濟觀音寺稱名義可循  
佛仍殷愛物我敢懈勤  
民景  
豈芳菲賞時惟休助巡思  
堯舜猶病蒿目愧心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駐蹕江寧四疊舊韻作

一帶長江南北區古稱天塹勢縈紆星文斗輝分野  
地利淮揚鞏護都知建業曾傳有趙鼎守錢塘那讓其  
蘇行官四日于斯駐蹕撫前朝敬畏俱

夜雨

閏三月初八日

昨自棲霞乘輿來路傍綠麥芄誠好大麥穗長踰二寸  
小麥吐穗將齊了惟是陸行畧起塵此景南方實所少  
南方地濕無塵有塵則為晴久望雨也昨來劇熱熾非常其雨解炎望及

早駐輦之晚漸作雲蒸為靈雨霏微巧入夜霏霽遂大  
作倒橐傾盆恣汗浩浸種插秧時雖未麥穗灌漿信資  
飽以言斯地固堪慰遙憶北方憂更悄

近畿直隸山東河南現均望雨

此次是否一律普  
霑佇待馳奏之至

何當渥澤普徧霑佇待飛章遞驛道

### 雨中禮報恩寺

夜雨曉畧止城南禮梵宮往來限日裏

於江寧祇駐四  
日故雨畧止即

出禮  
寺

雲霞復途中一例龍和象誰叅旂與風寺名曾取

義泚視此相同

凡以報恩名寺多取怙恃之義是以萬  
壽山建報恩延壽寺即用此寺名昔年

南巡於此屢奉 慈遊  
今非昔比惟增愴然

題明陵用庚子韻

金川不守景隆城

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棣渡江犯京師進兵屯金川門谷王穗及李景隆守

門登城見棣度

叩馬壯哉御史楹

景隆迎降後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

都門

先謁陵乎先即位楊榮却異姓連情

棣入京編修楊榮迎謁馬

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棣遽趨謁陵畢羣臣倫法駕迎謁即帝位向此通鑑輯覽以楊榮身為侍從國破君亡迎謁不暇臣節已隳且明請謁陵陰為勸進尤是巧於獻諛大異連楹之節烈矣

靈谷寺

建陵故遷寺

鍾山東南舊有道林寺在獨龍阜明初因建陵故遷寺於此改名靈谷

儒釋

典俱違儒固垂忠恕釋仍有是非舊名殊杳杳

自移寺改名靈

谷後道林寺舊名遂無稱者

新景自依依暫向匡床坐那看花雨霏

賦得至人心鏡

得無字八韻江南試題

軒皇造為器莊子喻成謨造則鏡標有喻惟心表無蘊  
之寸田約照乃萬方俱水火寧資取陰陽自合符將迎  
實非也妍醜任呈乎賦一可封于著鑒三貞觀殊放彌  
擬滿月卷退靜融珠望道聊吟此行躬實愧吾

閱江寧旂兵壘庾子詩韻

湔過旂功史重

去國初平江南執明福王實豫王之聲功戊戌春曾降旨中雪前愆復還

封號配享太廟以旂前勞

復封陪享偉勲揚祇今江表文風盛憶

昔關東

武德煌一日備寧聽其弛八旗駐實慮猶長偏安南渡原  
堪守即境恤淫惡福王

按福王監國江寧勢雖危弱然果能念亂圖存卧薪  
嘗膽未嘗不可苟延歲月如宋南渡之偏安而乃信



任馬阮惟聲色是耽以致淪胥莫挽我豫王垂霧渡  
江援師悉潰其底滅亡寔自取耳

賦得春雨如膏

甘雨晝兼夜濃雲高復低如膏真是澤沃隴更滋畦詎  
止南方被欣酬北省僉

昨劉莪明興何裕城等各奏報  
得雨南北先後均霑實堪欣慰

遐思慶優渥近喜得淒迷信已叨盈尺寧惟逮一犁浸

秧稻可種結穗麥將齊豈不對時慰惟殷敬日躋陪臣

稱解詠遂以命為題

時安南國陪臣黃仲政黎有容阮  
璫在江寧迎謁詢其能詩適甘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大霈因以命題  
詩亦頗可觀

### 鷄鳴寺口號

鷄籠此日換鷄鳴

鷄鳴山舊名鷄籠在江寧府城東北人名鷄鳴埭

千古何曾

有定名調御丈夫破顏笑六朝久已幾凡荆

### 觀象臺

鷄鳴山巔觀象臺元明已來所舊有明至永樂北遷都  
元主中原實弗久則此觀象徒虛名挈壺家法無人守  
惟我

聖祖巡江寧臨茲即境懷敬授叶爾時扈從多儒臣

爰咨有知天文否獨

宣光地李載誨論參甯

明示其先後

恭閱

駐蹕江寧皇祖實錄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已

有知天文者否因問掌院學士李光地幸觀星臺召諸臣問

甯其理云何光地奏未曉上曰以儀器測之參宿

至天中確在甯宿之先觀此足信今之不誤儀器據實斥空言郭守敬法誠

為醜上又問恒星動否光地奏臣不能知惟新法言恒星天亦動但其動微耳上曰郭守敬

儀器不可行於今由不知恒星天動故也自宋史志歷

法類空言無實如焚臧退舍之說天象垂成理則有之

欽定四庫全書

若果退舍後來以何積算  
上又厯指三垣星座問  
光地不能盡舉  
上指示從官厯厯明晰尚書張玉  
書圖納等皆欽頌  
聰明  
江寧合見老人星  
天縱非臣等所能仰窺云

### 正闢史稱徵仁壽

上又披小星圖指南方近地大星  
諭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據

史傳謂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徵  
上曰以  
北極度推之江寧合見是星此豈有隱見也  
放勳以  
後

### 第一人自愧未能承

#### 善誘

皇祖於天文算法貫徹古今  
諄諄書實為萬世法程惜余逮事

御纂數理精

十二未復親承  
訓示至今為愧因  
命皇子皇孫輩習之茲頗有通曉者

# 遊清涼寺

何山不清涼而此山獨占五臺亦有之新舊原易勘

江寧

清涼山在府城西北上有清涼寺本吳之興教寺也唐為清涼道場宋為清涼廣惠寺是清涼之名始於唐也至五臺山亦名清涼寰宇記稱五臺山在代州道經以為紫府山內經以為清涼山又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五臺山夏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故曰五臺云云道藏釋典均有是山其得名較此為舊云然須同

幻名久近何須驗山名既屬幻寺名益觴濫而在茲言  
茲雲林喜蒼淡靜室小憩坐藉用消塵念

## 朝天宮

宋時天慶宮朝天明秀易總以居羽流世改地無革然  
思朝天義蓋謂飛雲寫流鈴與擲火鬱羅謁有赫天在  
人人心對越匪朝夕夫豈藉黃冠綠章達心赤

江寧行宮八詠

勤政堂

前殿三楹為咨政覲接之所御苑山莊之以勤  
政題額者甚多茲時巡莅止亦以是顏之於展  
義尤協

祖訓由來勤政先在宮時邁總應然深居肯祇構清詠引

見除官取衆便

昨駐蹕江寧凡江省地方文武員弁有應行遷授赴京引見者即就近命行在

吏兵二部帶領引見以免其長途往返之勞

### 鑑古齋

在勤政堂後庭中海棠四本扶踈古致憇息之

餘畢然遠念不勝殷鑒之思焉

事當鑑古亦其然即境題齋敢不覆豈必六朝舉往蹟

近看明代此興亡

洪武興於此福王滅於此天命無常吁可畏也

鏡中亭

斯亭峙水中央南北接以曲折畧約澄光漾影  
宛然在鏡中行也

綠水中亭號鏡中旃摩弗藉照恒空妍媸自取都無我  
此是人間最大公

彩虹橋

鏡中亭南北遷迤雙橋卧波飲練不啻太白詩

中畫意



曲折雙橋接水亭朱欄倒映綠波渟試思何以彩虹號  
閃影波翻無定形

塔影樓

池北有樓登眺近遠諸景在目宋熙寧賜名普  
照寺中鐵塔巋然影落窓牖間因以名之

拾級登樓納遠景巍然塔影入樓窓曰空曰色如何判  
此際惟應萬慮降

聽瀑軒

庭下瀑水潺潺跳珠濺雪聽之儼有匡廬天台  
之勝正不妨卽寓全提爾

平地亦復有高低濺石為聲韻各攜此是八音繁會處  
不齊中自有其齊

綠淨榭

園東偏虛榭三間周匝琅玕萬箇綠陰入座几  
榻生涼渭川千畝斯得其槩

密圍敞榭令人遠暫坐翻因意與遲最愛琅玕初過雨

雲棲重拂露珠垂

判春室

室前芍藥欲開古梅早謝垂春時邁之意固在  
彼不在此也

庭梅結子藥欄開判斷春風著意催八景往年都填置  
七言促就蹕將迴

江寧旋蹕駐棲霞之作

駐蹕三朝諸務成

如引見閔武諤  
明陵考士之類

言旋恰值朗新晴未

能民意初無戀詎可神情略有縈潤野農功過雨好棲霞山景向人迎前斯劇熱今薄冷時節何曾有定衡

慧居寺再疊乙酉韻

輕輿趁曉陽古寺逕知常是日弗多路

是日自棲霞至龍潭不及三十

里便途至寶華山慧居寺一遊

遊山到上方佛居無住處僧食有緣糧

却守毘尼律殊非棒喝場以斯勤本分亦可度流光小憩還行館松陰鞭緩揚

留京王大臣飛報得五代元孫之喜詩以誌意

飛章報喜達行軒

十二日駐蹕龍潭行館留京王大臣等由六百里馳報本月初八日皇曾

孫奕純慶得皇元

歡動中朝及外藩

予得五世元孫寶

孫之喜具摺稱賀

自古帝王罕有之

盛事一時扈從王公大臣及外藩蒙古王公等下逮官員人役聞之無不額手歡忭同聲頌慶

曾以古

稀數

上聲

六帝何期今復抱元孫百男周室非五代三祝

堯封是一言耄耄人多茲鮮

上聲

遇

世之登耄耄者甚多而五代一堂則所鮮

觀予今年古稀有四已得五代元孫實為我國家萬祺雲初之慶

上蒼眷佑如此優渥予惟日益孜孜勤

政愛民以期仰副耳

獲茲惟益凜

天恩

渡江至金山

金陵巡蹕迴金山行館駐往還纔月餘韶光暗中度落  
地有紅英依巖多綠樹流陰迅若斯陶侃語弗誤然自  
太古來江天宛如故

過江至天寧寺行宮即事書懷

問夜金山曙景鋪陽候靜穩渡江艫老攀幼戀憐誠有  
聖水靈巖耽本無瞥眼風光逾一月厘心民物永三吳  
南巡六度禮斯藏佑謝

神明敬感俱

迴蹕於大觀堂得句

觀我觀民義早申

朱註釋觀之九五謂不但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是分為二矣

余意九五為君象君與民原一體民之治亂係君之得失休戚本相關未有民失其生而君得安其生者詳見昨題大觀堂詩按語今觀迴蹕以南巡風恬浪靜渡靈瀆綠重紅

稀尚閏春北省幸霑膏澤遍

連日留京王大臣及直隸山東河南各督撫俱陸續

奏報得雨深透至盈尺不等

元孫適獲喜音新

昨留京王大臣馳報皇曾孫奕純得五代

元孫之喜因賜名曰載錫

斯來未負時巡義自審惟增勵悚寅

再遊平山堂

舟依柳岸行行近，輿指松巖款款登。策馬而今慙略少，

觀民於昔倍為增。幽探適遇其何戀，拙速由來我所能。

笑指綠疇麥芄處，是前度為

去聲

爾愁曾

昨過維揚正在望雨此時迴蹕

則雨已透足麥疇芄  
蔚比前此大改觀矣

過金灣六開書事

書事已詳庚子時

壬午南巡時親臨高堰酌定視山圩五壩水誌預開清口東西二壩以洩

湖水為金底抽薪之計其五壩封土不令輕拆詳見庚子書事詩

總因民瘼剔疏施定



其水誌於清口免以潦侵及下陂

清口水誌既定五壩不令輕拆自壬午以

後下河得免水患連獲豐收職此之故

戊戌竟仍開五壩其秋幸早穫如

茨

戊戌年因儀封決口黃水由淮入洪澤湖宣洩不及不得已始啟山盱五壩歸之高寶諸湖又以次開南

關車邏諸壩歸之下河幸其時下河早禾已收晚禾補種無多未成大災然可一不可再惟虔祝神佑永保安瀾堅閉五壩及此南關等壩為長策耳雖然可一不可再虔祝安瀾後莫

為

### 過車邏壩

丑年黃北決洪澤復流微

辛丑秋河決北岸之青龍岡漫水經由東省金鄉魚臺等三處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數百里間蕩漾澄清至南陽昭陽微山三湖即係清水  
下注邳宿桃清運河出楊莊口門歸海并將駱馬湖隔  
壩開放由劉老澗下注六塘河歸海又開微山湖下之  
顧家莊等引渠分洩盛漲恰值洪澤湖水勢平穩得保  
安恬五壩連年封閉  
故下河秋穫屢豐  
五壩歲連固下河秋穫肥未能胥  
績底益用慎民依救弊補偏耳孜孜勅萬幾

### 洪澤湖六依

### 皇祖詩韻

高堰培高並補虛輒教易石命為徐

庚子南巡迴蹕渡黃臨視高堰及清

口東西壩工據薩載請將三堡六堡等處卑矮輒工加  
高余以輒工不若石工經久因命再行確核不惜帑費

一例改建石工遂段分年修築以期永遠安瀾嗣據薩  
載奏先將急修各工於四十六年春間辦竣其次修緩  
修各工亦於四十八年五月通工一律完竣共  
用工料銀三十三萬餘兩次第徐修石工胥歲今來歷  
閱工胥歲慶慰吾民微禹魚

### 閱接築高堰隄工

輒工不若石工堅改築曾教庚子年

庚子南巡迴蹕閱高家堰工據薩載

請將三堡六堡等卑矮輒工加高余以輒工不若石工  
經久因命改建石工不惜多費帑金分年修築以資鞏  
固茲一律加高培厚改築完整既以衛民  
無因代賑瀕河州縣庶冀永遠安瀾云 培厚加高一

律鞏衛民代賑兩謀全亦云救災補偏耳恒念有孚勿

問焉

易益卦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向嘗釋勿問謂加惠於民不問其感德與弗感德以視歷來釋經者謂

加惠於民不問可知為元吉之解較為切實

固堰可重隄不可當年

聖訓實昭然

按高家堰為黃淮關鍵淮揚各府藉資保障恭閱

皇祖實錄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工部議覆靳輔高家堰

加築小隄一疏

皇祖諭曰承受洪澤湖水全惟高家堰是賴將高家堰之堤築之使其益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

倘高家堰之隄衝決則一小隄能禦之乎此皆靳輔  
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先是二十六年靳輔請於  
高家堰外另築重隄

特命廷臣會同地方大吏履勘又下九卿詳議罷其事茲  
復請加築小隄仍即曩時重隄之見膠執於中是以  
聖訓委曲申諭祇宜固高堰捍障淮湖不宜加築重隄也  
繼復

命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尚書圖訥二人察視加修高家堰

工以期永遠堅固雍正八年

皇考以治河之道必須保固高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  
發戶部帑金一百萬兩將隄工險要單薄處加修石  
工為永遠之計余昨庚子南巡飭督臣薩載將三堡  
六堡舊有甃工改石補高培厚凡皆推闡

聖謨厯巡指示堅築高堰之

訓諭以期金隄鞏固淮揚數郡得保安全因閱高堰接築

隄工謹識如右

六依

皇祖閱河隄詩韻

戊子丑三次

戊戌秋河決儀封南岸之時和驛至庚子春合龍是年夏又決睢寧之郭家渡至秋

合龍辛丑秋又決儀

殷憂切在宮詳籌新路徙

豫省青龍岡屢

封北岸之青龍岡

經堵築功敗垂成因降旨詢問大學士阿桂等於上游

南岸相度形勢為改絃更張之計據奏履勘得上游蘭

陽三堡至商邱七堡一帶南岸添築大隄內開引渠俾

大溜由此掣歸故道入海等語隨勅大學士九卿等詳

議僉同降

遠遣本源窮

壬寅春因青龍岡合龍未就命

旨允行

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告祭河

神務窮河源據奏窮至星宿海西南三百餘里得一河  
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為金河其西有巨石名阿勒坦

噶達素齊老蒙古語為北極石其上為天池流泉  
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實黃河真源也  
幸底

蘭陽績

癸丑春開放蘭陽引河據大學士阿桂奏報三  
月初一日開放引河奔騰掣溜十三日辰刻舊

河斷流十四日金門合龍棄北取南  
一舉藏工實荷天佑神助也  
兼資海口通  
自癸卯春

開放新河大溜東注直達海口一律深通蓋緣前歲黃  
水漫口時由山東金鄉魚臺一帶漫注微山湖入運至  
清黃交匯以下節次澄清歸海均係清  
水足以比較往年冲刷寬深尤為暢順  
河臣勗敬慎毋

特此成功

陶莊

河神廟瞻禮



庚子儀封壩合龍

顯佑殊

儀封自戊戌決口至庚子南巡渡黃時尚未合龍二月初十日展謁陶莊河神廟虔誠祈禱

十一日儀封兩壩即自行合龍不三四刻立見斷流實由河神顯佑非人力所能到詳見庚子河復記蘭

陽癸卯口故道順流趨

青龍岡自辛丑決口亦久未合龍因命大學士阿桂履勘上游

於蘭陽商邱一帶添築大隄內開引渠掣溜歸故道入海癸卯三月開放引河一舉歲工又賴神助也彼

此胥

神貺虔誠謁

廟模北坍會清遠

昨冬據薩載奏黃流形勢於郭家堂老灘正在挑挖引渠間仰邀神佑

東勢塌寬全河大溜北向取直歸中自係善機因傳諭該督及河臣等於南北河灘嚴禁私築隄堰致礙水道俾河流暢順民生均資利益 昭事益欽吾

過宿遷縣

春仲此度鑾潤野較齊好

二月間毓奇迎鑾北上奏途次桃源清河等處得雨入土

四五以近清

河

桃源

界雨雪已霑早

宿遷與清河桃源境壤相近春仲曾

獲畧霑雨雪

夏初斯旋蹕未能副望飽南膏弗及茲

三四月等

日浙省甘霖大霑甚為透足薩載亦奏報蘇常江揚等府及上江之太平鳳潁各屬均於十四五六等日先後得雨而宿遷一帶以北澤又離杏  
昨據明興奏山東各府屬於閏三月初四

五日均得雨深透而此地偏南又未及一律霑被

舟行及水路揚塵猶浩浩陸

地自旱乾綠苗將近槁切切為去聲望雨中心怒如搏一

隅有民人刻豈忘懷保

安瀾

龍王廟四疊舊作韻

子丑寅之歲連年三決河

庚子春時和驛決口甫合龍是年夏秋又決郭家渡張家

油房堵合後辛丑秋又決青龍岡閏壬寅至癸卯春始合龍

潰南輕下壑

時和驛郭家渡張家

油房均在南岸其漫水由賈魯舊河一帶下注雖於田廬不無淹浸其患尚輕

奪北重停渦

辛丑

欽定四庫全書

劉貞清建寧集  
卷二十三

十五

所決之青龍岡乃在北岸恐水積沙停慮淤微山等湖  
並致奔運關係更重屢經堵築功敗垂成幸開蘭陽引  
河始得底績云  
幸得蘭陽引稍紓瓠子歌總緣叨惠貺謹以謝  
經過

祖

考胥勤是覲揚當若何

奎文昭殿額

廟懸  
考御書額  
皇

永佑顧安波

賜河東總河蘭第錫

永定分司久素知慎且勤河東擢開府川冀冀成勲初

任原厯念所為果出羣

蘭第錫由永定河道擢為河東總河因初任尚屬厯念到任後

據陳修防事宜及奏請畫定隄旁餘地種柳護根並申禁近隄取土各條所奏竟有定見大慰朕懷因傳諭明與何裕城飭屬協同妥辦以收實效益當志黽勉副望俾予欣

### 過伊河入運口

丁丑開伊河其勢尚未暢辛丑河北決洪波三湖放

丑辛

青龍崗漫口之水由金鄉魚臺下注南陽昭陽微山三湖

微山居下游浩瀚愁到漾

因大疏伊河冀洩滔天漲

微山又居三湖下游匯為巨漫其尾閘一由荆山橋河入

運一由韓莊牐入運辛丑歲因湖水盛漲開此伊家河  
長六十九里由韓莊牐下洩入運前歲壬寅因厯時既  
久從前開挑時山根砂礪未能如式必須大加挑深方  
資利益因命袁守侗先同何裕城會勘並命大學士阿  
桂再行覆勘籌定興工大加開挑于十二  
月工竣比前更覺深寬湖水得暢達入海終屬補偏策  
亟力闢砂礪叶幸今河復古運道原無恙過斯有餘惕  
愧我無一當

柳泉

登陸至徐州長途逾百里大吏欲節勞中途行館起此  
番重南巡禁工作有旨諸凡命依舊新營祇此耳然亦

有軒堂有山復有水信宿之所費中人十弗止遐憶漢  
文言惟增慙而已

### 荆山橋

丁丑過荆橋河過沙淤去路細

荆山橋東接邳睢西連  
豐沛長三里許乾隆丙

寅年發帑重修至丁卯年告成丁丑南巡經過時因丙  
子秋河決孫家集黃水經此入海橋洞一百五十九孔  
不足分洩其時水過沙停

橋孔半多淤澱去路遂微

壬午過荆橋幸因無事麥浪

翠

壬午南巡時以劉統勲所築河北孤山新土隄成湖  
河之水由孤山茶城等處經橋下東入運河幸獲無

事是以過荆山橋詩有滾波未至  
春膏足且喜農民獲麥歌之句

乙酉過荆橋督責去沙

沙近積

黃河至徐州而窄河員每持束急易漲之說聽漫水洩歸荆山橋以故河多淤埂微湖趨下之

勢不暢茂寅夏遭劉統勳相度議築河北孤山新土隄黃流乃不旁溢湖水亦暢消無阻甲申春撫臣崔應階請濬荆山橋乃命兆惠前來會勘添建新牒使湖水暢流入運其疏濬荆山橋本為去沙漲計而工員圖省力沙弗速運積兩傍農與橋欄齊民因種麥田占河身至十分之六彼時即不以為然有橋建苟非虛河疏功乃捐二者必居一吾心實未安

占河十六同不疏仍以獲

之句詳見乙酉荆山橋記

麥陳大吏前年微湖漲水多長橋疏洩猶未利乃及潘

張兩引河歸黃聊救燃眉計

辛丑青龍崗漫口黃水下注由城武金鄉魚臺等處

蕩漾澄清迥歸三湖入蘭家山由金山橋下注其時疏洩猶未暢利因命薩載等廣籌去路開挑潘家莊張家



莊等引河分洩入黃又啟放駝車壩柳園頭一帶牌壩  
由連河六塘河宣洩入海是以癸卯合龍後積水易消  
然又恐分洩太過復將臨湖各牌壩次第堵閉收蓄水  
勢以濟重運凡此皆隨時酌劑不惜帑項相機補救然  
終無一勞永逸之計也

即今河復此無藉更恐洩多謀堵閉荆山  
過水仍如前酌劑相機豈惜費終之一勞永逸策蒿目  
平成祇心愧

題黃樓五疊蘇東坡韻

庚子寄題當吟說未至徐州舟竟發其年因未值閏月

迴途期迫槩盪滑

庚子南巡未至徐州以其年無閏計  
程至五月初九日始迴蹕至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北郊及廷試諸大典為期已迫不及徒遣重臣馳勘踏親臨有寄題黃樓四疊蘇軾韻之作

王事豈惜勞靴襪

是年命大學士阿桂總督薩載同勘陶莊黃河及雲梯關外入海情形又

命尚書嵇璜同薩載勘徐州應添石工

周家莊至韓家山一律石工禦

叩自周家莊石工起至韓家山靈神廟一帶凡四百三十丈地當徐城上遊久擬一律接築石工至是不可

再緩因命嵇璜薩載等前往履勘興工以期永保安瀾不惜帑費也南北兩岸為次第乘

河未復興鑿錫

丁丑壬午乙酉三次南巡均至徐城閱視其河南岸既添甃石隄而北岸土隄

自大孤山至蘇山則戊寅夏命劉統勳相度議築者茲庚子改築之韓家山石工四百三十丈據勘佑砌石十七層其接連山脚之二十丈地勢較高砌石十二層共佔需銀九萬二千餘兩即令薩載等核實辦料次第接

築已於壬寅  
年大工告竣  
壬寅大工已告成萬戶安眠免驚殺今年

通閨有餘暇紆蹕重來叩龍刹況幸癸卯復故道商賈  
往來鳴榔輒河南咫尺即徐城城上飛樓埤堦壓下臨  
無地水流溜平眺有屏山層巒玉局險韻凡五疊拙速  
篆烟消睡鴨詩成依例仍勒壁頗喜文光騰煜雪

題雲龍山行館

庚子徐州實未臨閱隄此重去聲舊途尋並山接築曾差

看

庚子南巡未至徐州因遣嵇璜薩載查勘周家莊至  
韓家山接築石工四百三十丈一律修整于壬寅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已告  
工竣

易石藏工此慰心別館雲龍憶昔駐大彭風物入  
新吟拈毫會意於何是一瞬廿年仍碧岑

試衣亭四疊蘇東坡韻

欲解衣乎欲着衣猜東坡意立晴暉爾時行志未能也

相共山人

謂張  
天驥

羨寫飛

題放鶴亭

處士浙放鶴

林通

率欲視如子山人徐放鶴

張天驥

未定以

何擬率欲有為法未定無為旨以是相等度此似勝乎

彼重儻笑山莊

避暑山莊亦有放鶴亭故乙酉題雲龍山放鶴亭詩有我亦山莊聊仿作祇虞

貽笑彼貽仙之句

更不如林耳

### 大士巖

招提恒有廢興時  
廢則蕭條興陸離  
大士如如巖畔坐  
廢興一切付無知

### 黃茅崗

同於生物殊於所

張括東坡答張山人書

白葦黃茅荒瘠宜笑傲

崗頭千古韻此情寧許俗人知

柳泉行宮八景

春霽堂

昨朝甫到頗無暇今日言旋適有閒遊目拈毫詠諸景

一堂春霽接卿班

是堂為行宮前殿駐蹕批摺向軍機大臣發旨及宣召地方大吏咨詢政

務之後方一  
進目諸景也

怡神室

樸楹五架額怡神

即寢室也

宵養於斯契靜因曰靜於斯能

靜否片時念及萬方民

知依齋

所其無逸在知依行館幽閒首夏時親切民情盈蹕路  
足衣食否為思之

水樂庭

東陽未至杭纔至

東陽杭州均有水樂洞則甫在杭州經臨

題詠

水樂於斯又聽聲謾擬蘇詩舉再三

去聲

世間何事匪

虛名

鳴翠亭

翠流於目鳴聞耳目色由來即耳聲悟得色聲本無著  
翠兮何不可為鳴

含漪館

澄鏡溶溶繞砌墀微風不動亦含漪設如畫舫相比擬  
若水民情亦可思

俯綠墅

柳泉名以因多柳繞墅更多泉水披一綠雖然分上下  
巧看聯接有長絲



漾影橋

月樣橫橋鏡樣溪假山斷續接長隄俯看影漾團圞處  
七寶廣寒中覓題

命彭元瑞曹文植檢四庫全書古來見元孫者有

幾據奏自唐迄明凡六人詩以誌事

五世元孫膝上珍

子為膝下至若元孫反當抱之膝上矣

檢茲有幾命儒

臣奏來詳悉翻四庫特出禎祥得六人

四庫全書載唐錢明宋張燾元

吳宗元明羅恢歸璿文徵明六人皆以耆壽得見元孫

恰彼古稀帝同數

庚子年屆古稀

因查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漢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祖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然六帝皆未親見元孫

羸其家慶我饒臻如斯

天貺叨駢疊忍不勅幾心愛民

昨因慶得五世元孫命彭元瑞曹文埴檢閱四庫全書自古以耆壽得見元孫者凡幾人茲據奏三代以上不可考秦漢以後隨以前未有其人惟山堂肆考載唐錢朗南昌人仕唐官光祿大夫元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年一百七十餘歲又周必大平園續藁載

宋張燾饒州人孝宗時叅知政事年七十五見元孫  
一人又宋瀛潛溪集載元吳宗元紹興人不仕年八十  
八及見元孫舉觴為壽抱置膝上望者謂神仙中人  
又明文衡載明羅恢吉安人永樂時官國子監博士  
年八十二見元孫一人又明歸璿常熟人即歸有光  
之高祖見有光集璿有高元嘉慶堂顧九和為之記  
又明文徵明甫田集載戊午元旦詩有百歲幾人登  
耄耄一身五世見曾元之句考徵明年九十有元孫

二人等語臣庶以耆壽得元孫者僅止六人帝王中  
臻斯盛者尤未之前聞余叨膺

天貺嘉慶駢蕃若此惟有益深乾惕勅幾愛民以冀仰答  
昊蒼純佑耳

微山湖

辛丑河決北事較決南巨金

鄉臺魚

雖停沙清水艱他

去三湖以次漲微山下流所

辛丑青龍崗漫口之水迤  
歸南陽昭陽微山三湖而微山

湖尤居下流為衆水所歸汪  
洋浩瀚與運河連為一片

宵旰勅太吏亟力籌洩路

叶 辛丑壬寅因青龍崗漫口屢築未成降旨命薩載等查勘亟籌去路嗣據奏漫水由微山湖下注邳宿挑

清運河出楊莊口門歸海將駱馬湖竹簍牌先行開放其餘各牌壩次第啟放洩水由劉老澗下注六塘河歸海并開挑微山湖下之顧家莊等引渠分洩水勢為一時權宜補救之計幸而運道河湖得保無虞然猶

異常盛丈深難計數

下游去路雖多而來源本大湖水猶異常盛漲測量深二丈三四五

尺不等

漕船有失事哀哉運丁苦沛縣竟頽城吾民受悽

楚為之切憂煎不靳賑恤普昨歲幸河復微湖潦消屢

上年漫口未合河湖水勢相連漕船行走有被沉溺之事曾降旨將應賠米石全行豁免以示體恤至沛豐等縣及山東之金鄉魚臺被淹最重而沛縣城垣竟致頽圯節經降旨撫恤並加恩將被水各州縣給予常賑俾

災黎不至失所幸昨歲青龍崗漫口合龍  
河復故道積潦漸消居民始獲安堵矣  
翻慮消太多

濟運漸築堵

自昨歲三月漫口合龍後微山湖水勢陸  
續消落至八九月湖水止存一丈二尺五

寸已符往年定誌又當預為儲蓄因令蘆載等將微山  
湖尾間五道引河並運河中河各牯壩及蘭家山草壩  
乘時接築堵閉收緯道以次修濟寧以南運河兩岸工  
蓄水勢以濟重運  
明興等奏過白露後堤岸均已涸露現在積料鳩工簽  
樁夯土畚鍤雲集在事各委員及夫役等無不歡欣鼓  
舞踴躍從事所有堤岸各工均  
一律興修趕辦於春前完竣  
往來利行旅乘勢在待

時罅宜惟漏補敢言希平成悚慚不遑處

過沛縣

我過沛縣境不見沛縣城移城向西北高處謀久恒實  
因壬寅潦追憶心猶怍河決青龍崗一片水鋪平埤塊  
為之湮老幼為之驚嗟嗟我赤子忍弗救其生蠲租豈

待言賑饑繾遙情那論極次貧踰年周濟增

沛縣自辛丑九月倅

被豫省漫口之水下注將護城堤冲塌水由東北直入  
沛縣壬寅八月又因風大水湧城牆及衙署民房悉皆  
坍塌節經降旨撫綏并加恩常予賑恤至合龍後復降  
旨展賑至癸卯六月又以該縣及銅山豐邳等州縣并  
山東之金鄉魚臺濟寧等處低地未能全  
涸復降旨再行普展賑五個月以資接濟  
即今河雖復  
涸地已可耕慮其乏顆粒借種

上聲資經營

沛縣等低窪地方除展賑

外其灾分稍輕地畝并諭令該督撫等酌借籽種俾得趕種春麥

舊城地本窪移建就

高坪

沛縣舊城地本低窪難以修復前經諭令薩載于沛縣境內各鄉履勘高地移建城垣嗣據奏履勘

得該縣西南三十里之戚山地勢較高五六尺且南有縷水隄北有太行隄東臨壑路三面攔截可期永無水患該處舊有村莊即為南關形勢亦甚聯絡因飭尅期發帑委員分段承修責成道府催督於昨歲修建完整間閭安堵士民同聲歡忭老幼來謝恩幸少鳩鵲形痛定思事前憐之慙愧并

運河

自從辛丑河北決踊愁為害無底止三湖雖未受沙淤



辛丑青龍崗河決北岸即慮淤湖阻運深以為憂不啻  
三谷五詢節據河東總河及山東巡撫奏報大溜由金  
鄉魚臺下注蕩漾數百里漸次澄清至南陽昭陽微山  
三湖即係清水歸邳宿桃清運河出楊莊口門入海三  
湖運河皆未受沙淤

澄剩清流盡歸爾微山湖更居下游與運連  
成一片矣兩岸緯道及牯壩多半弗見見惟水以此亟

求疏洩法不遺餘力不惜費

叶微山湖地勢更在南陽昭陽下游清流灌注與中運

河連為一片緯道半沒水中雖微山湖尾間於丁丑年  
開伊家河一道長六十九里由韓莊牯下宣洩入運但  
開挑時山根沙礮未能淨盡因命袁守伺何裕城等會  
勘並命大學士阿桂覆勘比前加挑寬深俾湖水得暢  
達入運而運河東之駱馬湖竹簰等牯壩多籌去路由  
劉老澗下注大塘河歸海更開挑微山湖下之顧家莊

等引渠俾分洩入舊黃河凡所以洩微湖之漲籌畫無遺

徵幸昨年河復故

青龍崗久未合

龍因于蘭陽商邱一帶另挑引河至癸卯三月開放十四日金門合龍河復故道兩載憂勤幸得一舉歲事

微湖下流去如駛舊誌蓄水丈二尺後存丈三多無幾因之陸續兩岸露牖壩次第工興起本殊民修及官修亦是從來例如此災餘民力那能茲一概發帑官修耳

昨夏命大學士阿桂等勘估自濟寧至韓莊三百餘里隄工五萬三千餘丈民堰五萬五千八百餘丈分別估修其民堰因此次被災較重概發官帑修理以甦民困其韓莊大石工井上下牖座橋壩涵洞裏頭等工亦俱勘修復于大石工外估築臨湖圍壩以便興築統計各工需銀五十五萬六千零兩撥蘭第錫奏原派工四十

九段除先修十五段外其餘均于去年八月普修趕辦  
又據薩載等奏去歲夏秋以來各湖消水最速微山湖  
現深一丈三尺較定誌應收之一丈二尺所多無幾又  
不可不早為儲蓄因查二十二年孫家集漫口合龍後  
積水至兩年始行消盡此次以廣籌去路是以積水易  
消今又恐分洩太過無以濟運因將各牘壩次第堵閉  
收蓄水勢以濟重運茲來舟行穩順緯道原如  
道隄岸修復如故益信事在人為也

故安福

名 癰

中行平如砥却憶丁丑決孫集積水兩年始

消彼斯乃積多消反速事在人為本至理

命議叙薩載李奉翰蘭第錫何裕城明興等詩以

誌事

辛丑河北決踴懼為運患幸而沙漸停

辛丑河北決豫省北岸之青龍崗

黃水下注經由東省金鄉魚臺等處蕩漾停淤水色幸已澄清運河免受淤墊之患清水三湖漫

漫口之水迤歸南陽昭陽微山三湖者均屬清水是以湖身亦不致淤淺微湖居下游洪流

實浩汗堤堰那能禦與運連成片癸卯河復故疏剔督

籌辦所幸去路多消迅施工便濟寧至黃林兩岸工分

段

微山湖在南陽昭陽湖之下游漫水灌注與運河連為一片緯道半沒水中黃河一復故道即命袁守伺

何裕城等會勘伊家河加挑寬深俾河水暢達入運復命薩戴李奉翰等籌勘去路將微山湖下游之顧家莊引渠開挑寬深及駱馬湖各臨壩次第啟放分洩湖水勢俾運河兩岸得以迅速興工薩戴李奉翰之功亦

不可泯復命大學士阿桂勘估自濟寧至黃林莊共重修官堤五萬餘丈官修民捻一萬四千五百餘丈并牘座橋壩涵洞等工分段派員購料僱夫優給價值即以代賑自上年四月至本年閏三月一律完竣實用銀五十萬九千餘兩運道頓復舊觀茲御舟經過兩岸及緯道橋牘壩座俱各堅實鞏固漕運民船均資利濟其督工則蘭第錫何裕城明興董率有方在事人員亦能奮勉出力因降旨交部分別議叙以示優獎堤埵及牘壩次第胥修建和雇弗惜帑代賑功倍半何期一年中運道復舊觀御舟茲經過如昔牽長緯不惟利漕艘行旅普稱便勤哉大小吏優叙酬劬倦慙無安晏策遑惜籌宵旰一勞盡我心永遠祈

天眷

乘輿過濟寧州

清曉乘輿弗策驄古稀遵養合知崇家絃戶誦文風蔚  
幼挈老扶物象融百歲熙和非易致萬民親愛不期同

那堪回首思辛丑

辛丑秋河決豫省青龍岡漫水經由  
東省之曹單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

處思及城池民居岌岌乎殆幸昨春河復今覽  
閭閻無恙且涸出地畝轉為膏壤實出意外也幸矣斯

邦尚惕衷

登太白樓四疊舊作韻

績箴旃旌入郭闔青蓮遺跡向傳真千年佳話留詩酒

一代名流稱

去聲

主賓亭北早應賦雲想

謂李太白

池南近可

和

去聲

檐巡

謂杜子美祠在城南池

求賢欲以贊實政此際無資若

輩人

### 南池禱詠

適纔太白試登樓咫尺南池可罷不一入門心生敬慕

碑亭因是

聖丈留

康熙乙丑年建碑亭于此恭勒

皇祖閱河隄詩

幾株古樹護澄池  
池畔三間老杜祠  
便弗叩還應下拜  
此人詩合是吾師

李杜由來伯仲行  
吾云旗鼓異相當  
應知學杜克念聖  
學李防其罔念狂

謁分水

龍王廟

地脊原來南北分  
老人能識果超羣

分水人皆知為白衣老人之力而不

知分  
勢人不能識老人特能識之耳

水村斯藉疏宣夥  
河復



何須議論紛

前歲韓鏞于戴村壩上建挑水壩三道挑溜南趨以洩水勢經工部侍郎德成奏駁

嗣何裕城復請于戴村壩改建牐座議論紛如因命大學士阿桂于豫省河工合龍後親至會勘據覆奏牐座雖隨時啟閉但沙隨水入即使建牐後南旺歲修仍未可停況汶水由鹽河歸太清河入海年年開放鹽河是否能容東平各處民田是否無礙均須逐一詳勘請俟東省運河堤壩各工告竣經歷汎水一兩次後再行請旨辨理所奏為慎重

天下本無事如此

明神賴有佑誠云御舟由是順流下登岸應抒瞻拜勤

降旨將明興等奏請捐廉歸還運道工程例外津

貼銀兩並准作正開銷詩以誌事

戶口日以滋物價日騰貴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戶口日滋順治初年民數一千六十

餘萬乾隆初年已增至一萬六千餘萬近年乃至二萬七千餘萬是戶口增至二十倍物價日昂理勢自然詳

見癸卯民數穀數詩是即保泰難可靳官帑費前年河北決堵

塞口

宣策籌備和僱與民價征役弗民逮

壬寅年因豫省青龍崗漫口屢

堵弗就議開引河經韓錄等請撥直隸山東夫役助工朕以隣省助夫非便屢經降旨訓諭停止並令緩至次年挑完工隨命大學士阿桂前往督辦和

然而奏銷

時部原有成例增價例應駁乃有捐廉議

堵築漫工及築隄開渠部

中原有一定成例前豫省漫工奏銷時據該撫李世傑奏請酌增夫料價值銀兩分年攤徵朕以為數甚多民

力不無拮据特降恩旨將應行攤徵銀九百四十五萬餘兩及上次攤徵未完銀九十四萬餘兩普行豁免茲河復之後修理東省運道各工據明興等奏有例價不敷加用津貼銀五十三萬餘兩請分年捐廉歸款以免

按例攤徵等語

吾豈肯為斯普許官銷賜河復修運道較前本

一事茲勘所築工堅整如鱗比田廬實可衛議叙酬勤

勸

山東運河隄岸各工仰舟經過時見其一律完整辦理妥速因降旨將蘭第錫何裕城明興及江省預籌

宣洩漫水去路之薩載李奉韓等交部議叙並令該撫查明在事出力人員一體從優議叙以勵勤勞必

有所增價亦准官銷暨

東省運道工程例價不敷銀兩若按例攤徵固恐民力不給即

捐廉亦應辦公竭蹶因降旨加恩准其一體作正開銷以示體恤臣工惠愛黎民之至意但弗勞萬

民忍更苦羣吏一二資飯食雖有非大獎

河工官役領帑辦工藉沾

餘潤以資飯食在所不免但非有侵蝕大獎姑置弗問亦不為己甚之意也

聚歛及盜臣傳

語吾猶記

登光嶽樓即事四疊舊作韻

九點烟中齊一區大圓鏡裏漫分隅  
觀風遂以停艫舫  
問景權教履陌衢拾級登來霄漢接  
憑窓望處近遙鋪

載將通志殷勤考光嶽誠斯望嶽無

一統志以望嶽樓在聊城東北今名

光嶽樓而東昌府志又稱城東北隅別有望嶽樓茲巡蹕屢經則光嶽樓在東昌府城中而望嶽樓今實無之

紀載之不足徵信已詳  
見乙酉庚子詩并注

嶽光原在望中區何必無思東北隅

舊望嶽樓云在城東北隅也

漫

憶吳閶饒水郭奚妨齊野歷烟衢以予視本同庭戶嫌  
彼爭為盛設鋪四疊欣成十全什合因閣筆復賡無

無為觀三疊舊作韻

佛寺道家宮

是處為道觀

胥應致敬崇謁

神匪為

去聲

獨求雨總因公

東省自閏春得雨後大田雖種今復望雨

呵護間

閭晏敷宣

天地功那忘甲午歲賊燹劇哀鴻

甲午秋壽張逆匪王倫以邪教倡亂佔踞舊城

寺廟民居多被殘毀此觀亦重經修整者

河間道中作

春初北南巡為之望雪愁夏孟斯北旋復因希雨憂其

間雖霈澤

閏三月初四五等日近畿得雨頗為透足是以大田得普種齊全但至今晴又逾月待澤

復殷

又隔月餘修禾黍縱吐苗薶麥固失收稚秧迫待潤

遍隴青垂頭邇日纔生雲狂風吹以流西北陰勢重深

冀佳霽優無過霑二寸

邇日西北雲濃清早甚涼茲據劉我胡季堂虞鳴球等奏十三

日申刻新城縣得雨三寸涿州通州武清順義昌平州  
等處得雨二寸雖未霑足究亦天澤但此處不成  
分寸仍較此勝一籌何當普甘霖近遠胥蒙庥調幕信  
為慶之

無能觀民惟含羞

喜雨

四月十八日

自我渡河後望雲愁日深誰期近趙北

是日駐思賢村  
明當至趙北口

五寸沐甘霖起槁還蘇秀滌眸真慰心豫齊徐被否

午自

至申得雨五寸勢甚綿密且四望雲氣廣遠山東河南  
江蘇等省或同被甘膏因降旨馳詢該督撫令其迅速  
覆奏馳驛問佳音

復雨

四月二十日

前朝思賢村佳霽霑五寸今日過趙北廿里土乾盼問  
以前朝澤稱滋一寸僅為之復增愁傍晚雲生迅作解  
殷雷聲傾盆落雨陣急命劓土省四寸已逮潤勢自直  
北來亟盼京畿信

南巡迴蹕至御園之作

六度南巡于邁勤一心惟是為民殷雨雖繼雨仍希望  
自閏三月初四五日得透雨後復於四月十八二十一等  
日連得雨澤蹕途所見禾苗漸次長發但宛未透足尚



殷顯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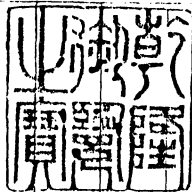
孫又生孫亦喜欣日月居諸誠過隙園庭莅止迓

南薰載咨兒輩其聰聰毋易言遊視記文

今歲六巡江浙携詣皇子

侍行俾視朕躬之克己無欲以及扈從之奉法官吏之奉公民人之親近有不如如此未可言南巡而總不出敬

天明理兩端詳見昨所製南巡記



欽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南巡盛典卷二十四

詳校官廣西道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南巡盛典卷五十四

天章

御製文

重修惠濟祠碑文

經國之務莫重於河與漕而兩者必相資而成曩者東  
南之民數厯河患矣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亶天縱之神明乾苞坤絡瞭列指掌

清蹕屢勤比隆神禹開示方畧神契龜從用詒萬世無疆  
之休河臣稟受

聖謨罔失尺寸若隄若遙隄若縷隄若月河若引河若霸  
若堰若埝措必其要用必其時河奏安瀾民無昏墊成  
績彰灼五紀於茲天庾陳紅雲帆直達厥包織筐琛賁  
南金公私百貨之需船輪艦載楫交津渠溯前代南北  
運道逆河而上者五百餘里明季開泃河避黃河之險  
者三百里越我朝康熙年間開皂河以通泃復開中河

以通皂漕艘出清口絕流北入中河浮於黃者僅七里  
遂盡避黃河五百里之險漕之利無過此時者黃河自  
積石龍門經豫徐東下挾淮泗交流入海勢湍悍不可  
禦泥濁易闕漕艘渡江達淮黃河亘其衝其入中河也  
必資於黃治之之道以清淮迅激蕩滌之俾無壅沙河  
恒強淮恒弱則瀦洪澤之巨浸以助之交會於清口是  
為運道之樞紐河防之關鍵導河入淮利漕舉繫於此  
瀕河迄下游郡縣數十城郭田廬皆恃以為命司水土

者恒惴惴焉清口治而河與漕胥得其理矣清江浦之  
溪神祠曰惠濟鼎新於雍正二年靈祝孔時孚應若響  
過祠下者奠醴薦牢靡敢弗肅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  
南服瞻謁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報享命有司鳩工  
加煥飾焉夫名山大川精氣磅礴必有神焉主之經國  
大政芘賴生靈必有神焉相之具顧享者必其有勤民  
敬事之忱者也苟隳庶事而瘝厥官或穿鑿自用而失  
其故有弗干譴怒而罹其罰者乎政罔弗修無貽神羞

敬舉乃職神錫爾極惟神式憑庶永底寧勒文貞珉  
用諗河臣遂為迎神送神之歌辭曰

河之來兮天上皓皓盱盱兮無與抗瀾瀾兮清淮滙淪  
漣兮河流潛潛我巨艚兮橫中流望靈旗兮澹淡游桂  
楫兮荃橈紛弭節兮蘅皋絙絃兮考鼓俎肥牲兮式歌  
且舞神格歆兮福女千夫邪許兮寡長艾鞶金隄兮  
障彼樂郊鄂舟容與兮吳榜交溯長川兮利濟轉玉粒  
兮時攸賴洪濤伏兮神哉沛簫管競兮應櫂歌神之



金人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留兮祥飈和紹平成兮恪歲事飫必芬兮虔報祀靈河  
翁兮福萬世

恭奉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朕惟省方觀民先王所重時巡之典虞夏以來尚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撫御九有匪居匪康以江浙地遠京畿  
其民文而慧文則知禮義導之善可以為天下倡慧則  
鮮堅持入於惡亦可以為天下倡而且財賦所出國家

藏富之地也是以涉河渡江不憚數勤清蹕問風俗咨  
疾苦湛恩汪歲江鄉父老至於今謳思弗諼朕臨御以  
來十有六年於茲蚤作寤思宵衣旰食兢兢懼一夫之  
不獲罔敢稍自暇逸謁盛京幸三晉巡齊魯遊河洛所  
在周察民隱廣敷解澤而東南士民尚未得邀清問而  
布愷惠良用殷然歲辛未恭遇

皇太后六袞萬壽朕將合億兆望幸之歡心以祝無疆爰  
敬循

皇祖舊典躬奉

慈輿屆春南幸上元前二日發自京師渡濟漯汶沂至黃河周覽隄工遂汎舟踰淮以達於江採民謠詢土俗祇承

慈訓屢沛殊恩維時遠邇欣愉殊音同聲秀眉黃髮扶杖而觀者耄期之叟也振衣束帶望清塵而忭舞者官吏迎而縉紳謁也拔華搗藻陳詩而獻頌者士藹吉而民秀良也携童稚挈壺飧駢肩接踵於輦路之旁者田夫

野老村嫗里媪之雜還而笑語也蓋江國之望朕未已  
久而歡欣鼓舞願為

聖母稱萬年之觴者其積忱非一日矣二月之望舟過大  
江顧瞻金山上凌太虛下瞰洪流為江南諸勝之最遂  
奉

皇太后一登覽馬迨巡湖迴舟以及江寧旋蹕先後凡三  
登馬侍

輦周歷敬仰

聖祖宸翰榜署詩篇貞珉相映其豐碑屹立于中令之右者則康熙三十六年奉

寧壽皇太后駐蹕茲山所為

御製記也瞻誦之餘穆然見當日忭喜之情戀愛之意與夫士民慶豫之忱髣髴長在江聲山色間以今日觀之雖不敢云後先一轍傳有之曰豐水有芑數世之仁也洪惟我

聖祖貽謀至深且遠與斯民休養生息涵育煦妪於無窮

者如膏之沃浹而彌融如水之潤濡而彌廣醞釀厚  
蒸為太和用使奕禩子孫臣民藹然親愛於山川清晏  
之餘即金山一行宮而繞屬車環宮扇者數十年以前  
於

皇祖見之數十年以後又於朕奉

聖母皇太后見之豈非重熙累洽純佑命於日引月長有  
以得此歟

皇太后聖慈覃被福德並茂

卷二十四  
母儀天下享尊養之隆與

寧壽前後輝耀仰見我朝

聖母嗣徽篤祐其為宮庭之盛美寰宇之鴻庥繫皇古以來所未有則是舉也實有足紹美於

前徽者焉若夫江天之浩蕩風煙雲樹之鬱蒼與夫鱗昆甲族之神奇而變化雖遇目賞心偶一寄興然朕之所  
以俯仰而忻愜者固不在此也

登開化寺六和塔記

杭州月輪峯六和塔宋開寶中創建以鎮江湖開化寺其塔院也自宋以來屢燬屢復燬則有驚浪之虞復則有安瀾之慶是以雍正十三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特發帑金命有司鳩工庀材是輪是奐越二年而告成又十有四年而朕以南巡之便親陟其頂且為之記焉蓋浙之潮人所共知為雄鉅浙之塘人所共知為要害然非目擊終為耳食且沿江而來亦不辨其曲折之形也造塔巔而後審其所以稱浙江者溯



金匱要略卷二十四  
流東睇又悲其壘龕赭迺溟渤頓挫滄蓄迷蕩掀激斯  
所以為廣陵之潮者我

皇考居九重之穆清運萬寓於几席留意海塘福彼蒼赤  
葺新穹塔資茲佑相予小子景仰

前烈深為愛民之心既誠故為民之慮無所不至而必中  
其繁夫必待身悉而始圖之斯不已遲乎是

皇考之聖神而予小子瞠乎其後者也故勒貞珉以識之  
乾隆十有六年歲在辛未春三月之吉御製并書

浙海神廟碑文

浙西地瀕海扼其衝者先海寧次錢塘錢塘距海門尚  
一舍而遠然天下言觀潮之奇者獨推廣陵之胥母蓋微  
歛衆山水自新安江下至富陽而金衢嚴處數郡千巘  
萬壑復匯入錢塘出海必得海潮逆之全涌拗怒輒盤  
盪尙然後流益急而軌益順故江之歸壑非濤不為功  
然其北擊南蕩生民農桑之命繫焉斯恃塘堰為保障  
漢書注始紀郡議曹華信作塘捍潮唐書捍海隄凡二

百二十四里宋元二史並誌袁花諸塘之修築及石囤水櫃之坊禦如世所傳斛土千錢之諺其勤且艱如此雍正八年我

皇考世祖憲皇帝以海塘告成維

神効靈助順

特勅建廟海寧褒封秩祀用申昭報近海州縣不知有水患者二十餘年於茲然其時潮尚循北疊也乾隆辛未丁丑朕兩巡浙水登觀潮樓乃悲所為趨北疊而有

軼則仁錢迤西害不可言趨南疊則蕭會諸邑之戴山  
者藩籬畧具猶間有侈嚙之虞比年來大溜直趨中疊  
兩岸沙潭鱗起如左右引從民居其間川原膏沃可耕  
可桑曾不知白馬肯灣足以動心而駭目夫人之情久  
則忘而逸則淫今之居樂土安作息者非昔之日夜怵  
惕懼為魚之民也耶則我

皇考之深宮宵旰謀建塘以衛生靈與

明神之肸蠁垂鑒嘉佑是邦其何可以弗紀觀潮樓當

錢塘都會之地東瞻中壘為尤慈爰視海寧

祠宇之例命守臣鳩工庀材崇象設而展時事夫元氣  
灌輸端委相成無感弗假又何一二之可區分哉因為  
迎神送神歌俾肄之工祝以揭虔妥靈其辭曰楮龜閑  
兮翼戶賊紫瀾兮蒼嶼冰夷導兮江婁扈兩旂參差兮  
金支中樹

神之來兮按部迴水犀兮萬弩虹隄一綫兮安堵福我  
民兮於昭揚詠傳芭兮鼙鼓紛配蒸兮神靈雨

右迎神

孽若木兮留暉欄雲解駁兮赭霞晷幃幃蠲滌兮俎膾  
肥聆繁會兮叶呼晞

神之去兮載祈波恬羅刹兮石平磯潤千里兮涵郊圻  
引晦濁兮歸墟是歸式歆饗兮庶幾朝朝夕汐兮長無

違

右送神

小有天園記

謹按作但有闕

記雖為

御園仿建而巡典故恭錄於卷

左淨慈面明聖兼挹湖山之秀為南屏最佳處者莫過  
於汪氏之小有天園蓋辛未南巡去歲丁丑復至其地

為之流連為之倚吟歸而思畫家所為收千里於咫尺者適得思永齋東林屋一區室則十笏窓乃半之窓之外隙地方廣亦十笏命匠氏疊石成峰則居然慧日也

範錫為宇又依然壑庵也

汪氏別業舊名

激水作瀑泠泠琤琤

不殊幽居洞之所聞而黃山松樹子雖盈尺有凌雲之概天矯盤拏高下雜出於石筍峭舊間復與琴臺之古木蒼巖璵璠秀削不可言同何況云異吾於是知天地間之景無窮而人之心亦無窮境有異而人之心無有

異夫此為軒為亭為磴為池為林泉為崖壑同不可歷  
歷手攀而足陟之者使目擊道存會心不遠則此為軒  
為亭為磴為池為林泉為崖壑又何不可歷歷手攀而  
足陟之乎昔新豐難犬各識其戶固已侈矣李德裕平  
泉之像已峽寫洞庭則又務窮遠盡態極妍而不必師  
所可師者其意而已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  
色接接目前而在兩浙間之吏治民依來往胸中矣是  
為記



閩海塘記

隆古以來治水者必應以神禹為準神禹乘四載隨山濬川其大者導河導江胥入於海禹之蹟至於曾稽會稽者即今浙海之區所謂南北互為埝漲遷徙靡常地神禹親歷其間何以未治豈古今異勢爾時可以不治治之乎抑海之為物最巨不可與江河同人力有所難施乎河之患既以隄防海之患亦以塘埝然既有之莫能已之已之而其患更烈仁人君子所弗忍為也故每

補偏救弊亦云盡人事而已施隄防於河已難而況措塘  
埧於海乎海之有塘埧李唐以前不可攷可攷者蓋自  
太宗貞觀間始厯宋元明屢修而屢壞南岸紹興有  
為之禦故其患常輕北岸海寧無山為之禦故其患常  
重乾隆乙丑以後丁丑以前海趨中疊浙人所謂最吉  
而最難獲者辛未丁丑兩度臨觀為之慶幸而不敢必  
其久如是也無何而戊寅之秋雷山北首有漲沙痕已  
卯之春遂全趨北大鹽而北岸護沙以漸被刷是柴塘

石塘之保護於斯時為刻不可緩者易柴以石費雖巨而經久去害為民者所弗惜也然有云柴塘之下皆活沙不能易石者有云移內數十丈則可施工者督撫以斯事體大不敢定議夫朕之巡方問俗非為展義制宜措斯民於衽席之安乎數郡民生休戚之關孰有大於此者可以沮洳海濱地險辭而不為之悉心相度以期久安吾赤子乎故於至杭之翼日即戒從趨程策馬隄上一一履視測度然後深悉夫柴塘之下不可施工以

其實繫活沙椿橛弗牢訖不可以擎石也柴塘之內可  
施工而倉卒不可為以其拆人廬墓桑麻填坑塹未受  
害而先驚吾民也即曰成大利者不顧小害然使石塘  
成而廢柴塘是棄石塘以外之人矣如仍保柴塘則徒  
費帑項為此無益而有害之舉滋弗當也於是定議修  
柴塘增坦水加柴價一經指示而海塘大端已具守土  
之臣有所遵循即隨時入告亦以成竹素具便於進止  
也議者或曰所損者少而全者衆柴固不如石堅何為

是姑息之論然吾聞古人云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吾將以是為折中而不肯冒昧以舉者此也踏勘尖山之日守塘者以漲沙聞後數

日漲沙又增命御前大臣誌石簍以驗之果然

自初三日親臨

閱塘後即命都統努三額駙福隆安立標於石簍之上以驗增長今復遣往視回奏云十日以來沙漲至五尺餘土人以斯誠為神佑

海神之佑耶但丁丑以前已趨中壘者尚不可保而況今數尺之漲沙乎然此誠轉旋之機是吾所以默識靈

貺益勵敬

天勤民之心也是吾所以望神禹而怵然以懼慚無莫定之良策也至海寧日即虔謁

海神廟

皇考御製文在焉因書此記於碑陰以識吾閱塘咨度者如是固不敢以已見為必當也

古泮池證疑

甚矣讀書之忌麤疎浮過不沉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

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獲確乎其弗可也今之

泮池非古之泮池歟而予丙子過此曾有詩闡之

舊詩云十

里東郊舊魯城新  
城安得泮池名

徒以新城舊城之說橫於中遂以為

新城不應有古池耳丁丑再過闕焉未證其疑茲南巡

迴蹕復駐曲阜廣核諸書及詢之孔氏家乘乃知古魯

城即今曲阜其可證者以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也

水經注所引亦與昭合輿志稱今之曲阜為新城者蓋

因宋大中祥符間移築城於東十里許明正德間因流

寇兵燹仍徙還魯古址而築新城焉夫以明視宋固為  
新而不知以宋視古為尤新也是以統志諸書錯出者悉  
可按訂乃知今之曲阜縣治即古之魯城也古魯城既  
不舛則古泮池之與靈光舊址其不出此城章章明  
矣至若南北步武之數偶爾差乖大者同而小者異  
稽古者可以折中而弗羅縷究也予實悔夫前詩之  
率爾置論不足為據也甚矣讀書之忌麤疎浮過不沉  
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



金方里人卷二十四  
獲確乎其弗可也

茅山正偽

壬午春巡將發金陵道句容徵三茅之勝而邑誌率撫  
吳越春秋禹改茅山曰會稽為茲山數典所自是援越  
入吳疆域紊而世代淆予不可以辨不按史記注引越  
傳禹到大越上苗山苗與茅古字通而小異其為屬越  
則均水經注漸江條云會稽古防山亦謂之茅山別稱  
防者蓋以防風後至故而漸江即浙江其山隸今紹興

境明甚若句容之茅山本名句曲亦名己山自後漢茅  
盈兄弟學仙於此三茅之名始著詎吳越時既遠地與  
紹興又絕不相蒙輯誌無識者沿名竄附牽連為一謂  
會稽同出異名若良常秦望海江仙韭之屬二十有六  
實為一山且注出吳越春秋今覆全書初無是語況自  
紹興至句容道踰千里中隔一江三茅即號地肺安能  
呼吸一氣若此使其言然則方內累累宮霍蜀繹者疇  
不當名之曰崑崙岱宗乎再考江寧郡志良常秦望仙

非諸山並與句曲壤接道里可數更於紹興無涉即以  
所引秦望言紹興句容皆有要各自為一山未可強而  
合之獨於茅山乎何疑或曰會稽為古揚州鎮山後漢  
移會稽郡治越秦初置時本治吳焉知會稽始名之茅  
山不可通於句曲後著之茅山也予得仍以吳越春秋  
正之其書凡六卷前吳傳三後越傳三茅山之改名會  
稽入越外傳不入吳內傳當時方隅所限詎不較然風  
馬牛哉用覲縷析之以俟後之訂山經者

荆山橋記

乾隆丙寅允尹繼善之請重修荆山橋越明年丁卯橋成而未有記丁丑壬午忽忽兩過之各有詩記梗槩然亦未悉其肯綮為之記也去年甲申用崔應階議濬微湖下遊乃復䟽剔荆山以資宣洩茲自韓莊遵陸往徐閔河長橋所必經兼欲洞燭源委因憑輿歷覽過北山口不一里許則逮橋之北梁兩傍麥田齊橋頂漸南田漸低見跨橋有隄高亦與橋欄齊以為南岸矣至隄始

知為所除沙土積以成者實北隄也其內方為正河果  
深濬露石橋中間十九洞未全過水夏秋盛漲頗足容  
河南之隄之梁之田以次低高與北同乃愕而吁曰有  
是哉橋之所以長圖容水也今束其中間為河而兩垂  
之餘出者棄之隄外豈資容納之計乎然南北之田以  
次漸高者多與橋面齊平實亦無藉其橋之長如許也  
則有詩曰橋建苟非虛河疏功乃捐二者必居一於此  
矣因考張玉書為邑人張膽作重修橋記引周禮雨畢

治道水洄成梁云云乃知此地故為沮如之鄉橋之築  
一所以醺巨浸一所以避泥潦疊土為路虞不固故甃  
以石耳按舊橋長三百六十丈已屬過甚而重修者乃  
至四百八十丈是甚而又甚矣舊橋所費財二萬六千  
餘金今所增之石梁長未至一倍而所費乃至五萬八  
千餘金是倍而又倍矣是以詢之尹繼善則稱承修者  
為張宏運後以張家馬路工侵帑治罪然督察之未詳  
自不能辭其責近有詠桃源耕者句云斌豈欺余者蓋

受人欺蔽非斌為然尹繼善即其次矣然屢受人欺朕亦豈能以觀過知仁自解哉傳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朕本意也茲盜臣以他事抵罪則天網原未漏而既往不咎今亦仍置之弗問但記其詳悉如此使後之復修是橋者不便張大其事冒帑干咎而已耳雖然天下大矣萬機煩矣必待目擊而後知其當否一人之聰明所與幾何可不畏哉可不勗哉

安瀾園記

謹按但有闕

記雖為御園仿建而作  
巡典記事故恭錄於卷

安瀾園者壬午幸海寧所賜陳氏隅園之名也陳氏之園何以名御園蓋喜其結構致佳圖以歸園既成爰數典而仍其名也然則創歟曰非也就四宜書屋左右前後畧經位置即與陳氏園曲折如一無二也四宜書屋者圓明園四十景之一既圖既詠至於今已歷廿年也土木之工廿年斯弊故就葺修之便稍為更移費不侈而一舉兩得也彼以安瀾賜額則因近海塘似與此無涉也然帝王家天下薄海之內均予戶庭也況予繼念塘



工旬有報而月有圖所謂魚鱗土脩南圻北漲諸形勢  
無不欲悉安瀾之願實無時不厯於懷也由其亭臺則  
思至鹽官者以籌海塘而願其瀾之安也不寧惟是凡  
長江洪河與夫南北之濟運清黃之交滙何一非予宵  
旰切切關心者亦胥願其瀾之安也是則予之以安瀾  
名是園者固非遊清泉石之為而實蒿目桑麻之計所  
為在此不在彼也

重修碧霞元君廟碑記

緣岱麓磴梯而上踰盤道者五十然後至天門捫日觀  
宮宮亭亭緯星列檻垂芒若引手可摘其地正應積高  
神明之隕有廟馬範金塗腹晃艷慶霄稽水經注所載  
嶽頂上廟茲其故址矣而神祿翟珣笄孔晔孔愉耆鮐  
婦豎擎薌捧箕厥角徠輶相與喁喁請命則曰碧霞元  
君說者以為黃帝所遣玉女或以謂是即泰山神女往  
往孤背不合數之志垂元君封號肇自有宋大中祥符  
間真宗有事東封以上頂有玉女池乃易池旁石象為

玉龕而祭之顧考劉禹錫送張鍊師還東嶽詩有久事  
元君住翠微之句是唐以前故有元君之名不自宋始  
彼道藏及諸家所徵姓名世系庸足深辨哉古者治神  
人和上下設教不為戾俗求其指歸亦曰禮由義起實  
以名章而已爾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  
母漢郊祀歌於后土夫人曰富媪又曰媪神張宴云媪  
者老母之稱坤為地故名媪記言地秉陰竅於山川而  
泰山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衆獄之宗是証以之太乙

青元寶為其所宜乎有生之屬齋心祇後願揭其虔於  
元君而元君亦將憫其勤而錫之羨然則國家秩祀泰  
山之神與億兆人奔走奉事碧霞元君之神其為翼緯  
元化二乎一乎在周官大宗伯有各因其方之語在魯  
論有祭神如在之文如在云者詎誰是盱蠻荒忽不可  
端倪於山僅見若堂若霍於草木僅見維天維喬之謂  
乎亦將因其聲容得其精爽而後著之目而成之心神  
人之道可接也且嶽視三公特自其秩言之今之肖象

炳靈者則既蔽旒秉主矣又安知眈眈穆穆其對越乎  
禕翟珥笄者不誠二而一乎以是比類而推北如元冥  
南如祝融西如顓靈應具有其主名正位犂然食報於  
方望此物此志也朕荷

穹昊垂庥疊逢

國慶嘉薦普淖風事宜周是廟自辛酉鼎新距今垂三十  
載因徠工官往會所司支內帑金庀材增葺閤壇完緻  
所以荅神貺所以祈神禧胥於是焉在其經始則已丑

季春其藏成則庚寅孟冬也

重修岱廟碑記

泰山位長羣嶽稱宗最古表望最尊而有其秩之舉莫敢廢所繫於正經亦最鉅述稽詩書首紀有虞成周之世彌文懿燦隆茂大要非巡狩述職穆穆皇皇未聞輕議展采錯事數典特為嚴重凌夷汔乎霸國覲覲三五妄希受命告功其臣猶知設詞以靳之然自七十二家之說興而昭姓攷瑞大號顯名鋪陳極乎遷之書相如

之文世世封土作礧琢玉成牒甚者以上山恐傷木石  
以遇風雨為德未至以舉火輒應為得行秘祠蓋由柴  
望一變為封禪由封禪再變為神仙而汰侈益無等矣  
我朝監於成憲祇慎明禋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廷臣有援黃帝上  
元封巒勒成之說為請者

聖諭特下九卿等議駁甚盛典也甚盛心也朕寅承永懷  
彝訓是式每逢時巡盛儀即躬祀嶽廟潔蠲將事而於登

封臺紀事諸什時復長言申諭所謂便是堯舜至今存  
迄無可告成功日者其義庶幾質諸古皇而不易耳夫  
戾經者不可以不斥則準經者不可以不修方曲咫聞  
之士猥言易壇墀而廟庭而象設疑乎踵事非制故吳  
澄以五嶽之麓各立一廟謂始自唐時及考酈道元引  
從征記稱岱廟有三今屹峙南麓者實即昔之下廟又  
稱廟有漢栢廟庫藏漢時神車樂器則祀嶽於此自漢  
已然所從來甚遠且巡狩述職特祀也國有令典遣官



齋祝策來告常祀也是皆於廟有專響而又何泥古之  
云乃者歲庚寅為朕六十慶辰至辛卯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於時九宇臚懽百靈介祉維岱大  
生秉蒼精化醇之氣用克推演

鴻釐綏作我皇極而重開周闔歲渝弗飭靈承曷副馬爰  
訊將作擴而新之其歲月詳嶽頂記中以是廟為太常  
宿縣之所因為迎神送神歌俾主者肄而落之其辭云  
遙叅亭兮置頓帝乘青陽兮出震會東后兮前驅標天

齊兮作鎮炳蕭兮醞醇傳芭兮還晉霄雲童童兮起膚  
寸睇肅然其神來兮盱蟹獻右迎神

何九皇兮六十四民升中頌德兮欲云云羅封坎兮蒞席  
藉禺車兮蒲輪江茅鄣黍兮紛效珍神安格兮顧歆曰  
予正祀兮薦訴閭閻搏桑鼉采兮告慶縣秦符在握兮  
與物為春嚶嚶乎根一而行萬兮翊我昌辰右送神

陶莊

河神廟碑記

欽定四庫全書

天  
成大事者必有其時事有視若易盡人力而為之然終  
於弗成者則以

天弗助

神弗相而非其時也事有視若難盡人力而為之而終  
於有成者則以

天所助

神所相而適逢其時也雖然

天助也

神相也無所為告之者也使時有可乘而人弗盡力而為之亦難望其有成也故舉大事者必當審事機乘時會盡人力以敬祈

天助

神相則庶乎奏平成之功三者不可缺一焉吾於陶莊引河益信此理之弗爽陶莊之士逼河南流近清口蓋始自宋時南徙厯元及明不知其幾何年矣於是有黃水倒漾之患於是有藉清敵黃之說然而清水常溺黃

水常勝雖劾補苴終不能得其要領而倒漾自若也  
唯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首見及於此康熙己卯歲

南巡時即

命開陶莊引河俾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誠釜底抽薪  
之計也其後庚辰歲辛巳歲壬辰甲午歲以及雍正庚  
戌歲歷任河臣屢挑屢淤於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論

康熙己卯春

皇祖南巡

親莅河干

閱視

命於清口迤西隔岸批治陶莊引河導黃使

形勢

北並 命於南岸築挑水壩橫截河流逼入陶莊河  
口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隨即淤墊庚辰春刑部侍  
郎常綬等遵 旨履勘以董安國所挑引河已淤壅  
亦毀壞請再挑濬寬深計長七百餘丈辛巳秋河臣張  
鵬翮以引河中段淤阻宜加挑濬又運南岸積土於北  
岸加挑新河五百餘丈其時黃河僅藉以分流不免沙  
停水緩壬辰甲午兩年河臣趙世顯兩次疏濬屢挑屢  
塞雍正庚戌北岸長出淤灘遂至大溜南趨全由故道  
逮乾隆己未歲予命大學士鄂爾泰視河仍持開引河  
之議而河臣河員率以為難行高斌向稱為善治河者  
亦以為功不易就乃創建木龍挑溜北趨圖補偏救弊  
之為於是引河之事更罷而無有言及者矣

鄂爾泰請開引河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訪知前此不成之故遂有河頭若不迎溜河尾若不順流開放若不及時三者有一於此無能成河之議河臣高斌正欲興辦適大水驟至不便施工迨汛水消退察看停淤形勢較前低窪恐水長易漫引河難望成功乃議遂寢建木龍於南岸以挑溜引河之

然予以為陶莊之引河不開終無

救清口倒灌黃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懷適昨歲東巡河臣吳嗣爵蘇州撫臣薩載各來覲因見嗣爵老病遂以薩載易之與之談及河務以為海口淤泥之說終難行至陶莊引河則必宜開而未敢必也命其抵任悉心相視及薩載之任與督臣高晉

親履其地測量高下曲直頭尾寬窄繪圖貼說以聞朕  
復詳酌形勢以硃筆點記往返相商者不啻數次議既  
定乃於去歲九月十六日興工以今歲二月十五日乘  
春汎水長之候放流入新河而舊河築攔黃壩以禦之  
既放之後新河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清東下去  
清口較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  
引河既成陸載泰河長計一千六十丈其河頭原挑寬  
四十丈河身河尾原挑寬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後  
續經將兩崖刷塌河頭寬至七十餘丈河身河尾寬至五  
十六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亦較原挑刷深六七尺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云此寶熙遷神相至糖河口既築壩堵流並於陶莊積土外添築新堤以防外灘浸水及蘆葦工竣入覲復面諭於新河斷下唇至第三架木龍成添壩一道為重門保障蘆葦載回任旋即興工亦善後最要機宜也夫自康熙己卯逮今乾隆丁酉厯七十餘歲屢舉而未成及一舉而遂成者豈非時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總賴

天助

神相之所致耶其能劬勞籌畫盡人力而不失事機任投艱而弗猶豫者則錫賚酬勲國家之典具在至夫

天恩之賜助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實晝夜在心默叩禱

謝無可言喻而

河神之佑相非特建崇祠其何以顯

明貺達羣誠乎爰即新石壩建廟

妥神俾司事者春秋潔祀以邀惠於無窮並無迎神送神之辭以協律焉

河之舊兮本南每灌清兮黃兼

神之相兮北漸即運河兮賴永恬迎

神之來兮俎豆甘於萬斯年兮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恩沛覃

右迎神樂

河之新兮移北既避曲兮就直

神之相兮南塞去清口兮無復逼送

神之還兮惟幕飾於斯年兮恒戴

德

右送神樂

按記中有河南流近清口始自宋時南徙之語未甚  
明確蓋宋史所稱神宗熙寧時河道南徙尋經塞治  
即蘇軾河復黃樓諸詩所由作也惟統志所稱金明

昌時河淮并為一瀆之言為今黃河南徙之確據然  
彼時有宋存焉淮泗一帶非金所有地當屬之宋此  
因今作河復詩考訂而得者則向之所云自宋時南  
徙亦未為不可特未詳明言之耳因附書本記後庚  
子清和月御筆

河復記

河之復也以隄合龍隄之合龍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以一二日期神之助則有可以

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丁酉陶莊

河神廟之文而今復有

顯示昭靈聲應底績之貺是不可以不記儀封決口之築移金門開引河歷以年餘訖未成功亦無別法於舊冬仍為大開引河圖掣溜歸壑之為及今春二月阿桂

等始有十一日兩壩自行合龍隨填壓茭土不逾數刻  
金門立見斷流俟十分穩固即馳報合龍之奏未數日  
而合龍之奏果至然所謂自行合龍之語不解何謂茲  
阿桂以善後大局已定來行在復命細詢之乃稱二月  
十一日儀封漫口未合龍以前金門尚濶三大水深十  
一丈餘至午時忽報順黃南壩沈墜驚往勘視則南壩  
埽根金勢向北移走陡與北壩接連時金門水面深止  
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隨將合龍稽料趕緊填壓不三

四刻已見斷流而埽底亦無翻花過溜若非南壩向北  
沈墜移走則三大口門下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完竣  
今機緣巧合因敗為功以兩載之勤叨收功片刻實由  
至誠感名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云云  
自前歲河決後予無日不叩

天禱

神翼速合龍以佑蒼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棚及陶莊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籲而十一日遂有兩壩自行合龍  
黃流順歸故道之事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翊誠之能感  
若謂能感則自前歲至今二月初十以前豈誠之未至  
耶而

神之顯示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江南儀封



在河南云一則不可兩處各有廟云二則此未必能及  
彼夫一佛而為千百億化身姑不必論即蘇東坡論  
韓昌黎所謂如水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過文宗尚能  
如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固當論其在此在彼是一是二耶及蒙  
庇蔭合答

庠社予惟虔鞏孜孜日甚一日永祈

安瀾之錫儀封合龍處已命建

廟答貺當別有記而此陶莊實予竭誠蒙

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

廟之例時庚子歲暮春上澣之吉也

臣等伏讀

御製河復記以觀

天人交格之際相契甚微相感甚神有莫之為而為者蓋天之可信者理也不能違乎數也理者率其常而數不能無往復循環之變惟盡其誠以合乎天順乎理之

常而因以弭乎數之變

聖人所以律天時襲水土宏位育而建中和也往在壬

午乙酉

皇上載巡南服閱河工設木龍

親定五壩水誌展拓清口及歲丙申復追溯

皇祖遺蹟開陶莊引河功既勤矣績亦偉矣然而

九重宵旰之殷與夫成功之久蠲帑之頻則未有如儀  
封漫口之甚者而

天人感應之捷理數契合之微亦未有如儀封合龍之顯

著者惟我

皇上以已饑已溺為心因物付物為法弗惜繁費弗靳  
近功慎謀以圖成先幾以集事故於

清蹕南臨之日已報引河掣溜之刑洎夫陶莊

躬濤之期即奏漫口合龍之績其地數百里也其時不  
終朝也馨香感格如響應聲自非

至誠之蟠乎天而際乎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則曷能

轉敗為功以兩載之勤勿收功片刻有若是之捷  
于桴鼓者歟我

皇上聖德謙沖功成弗有歸本於

天歸功於

神因於陶莊竭誠蒙

佑之所

御製記文

親書泐石以對

天庥以答

神貺蓋

誠之至者

天也數之所不能變者理也臣等伏惟禹之平地成天也  
本乎祗承克艱舜之封山濬川也本乎溫恭允塞  
惟盡其誠以合乎天故有府事修和之效九功九  
叙之歌我

皇上以朝乾夕惕之心虔禋孜孜日甚一日益無時不

有無事不然而於河復一記仰見

大聖人心源精一即舜禹之所以感神所以無間而於  
成功文章之外復凜然於

天人理數之徵也臣等不勝欣忭踴躍之至臣梁國治臣

董誥臣曹文植臣沈初臣金士松拜手稽首恭跋

廣陵濤疆域辨

枚乘七發觀濤廣陵之曲江注云廣陵國屬吳自是詠  
潮數典者概舉廣陵而於其封域則姑舍而未詳酈道

元水經注於漸江引海水逆流江水上潮似神而非為  
江流兩山間濤來高大之据亦不定云廣陵所屬自元  
時錢惟善試羅剎江賦始云惟羅剎之巨江實發源於  
太末人皆知此語始自惟善而不知惟善實祖元稹為  
問西州羅剎岸濤頭衝突近何如之句於是以浙江為  
曲江而浙江潮廣陵潮遂溷而為一矣夫乘漢人也其  
舉方域不能違漢制攷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  
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所治廣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



而錢塘在當時為餘杭隸會稽郡雖顏師古注有景帝  
四年屬江都之文劉敞駁其非是敞長於考訂其說必  
有可信則會稽之不屬廣陵明甚然以今日濤形論之  
揚子之潮雖亦應朝夕期候若七發所侔揣刻劃目為  
似神者固究於浙江之潮為近然其理又實有不可強  
為比附者即以乘所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  
而言不特越絕書所云旦食於組山晝遊於胥母其文  
與姑胥之臺相屬即胥山之見於史記及吳越春秋者

注一以為在吳縣西四十里一以為在太湖邊皆不出  
今蘇州境於揚於杭又皆風馬牛不相及矣揚子固不  
能遠踰吳松以通潮汐其區雖連亘數郡而去海遠甚  
浙江之濤又安能指數百里外之湖濱而弭且厲哉是  
乘之言已不免相相矛盾矣蓋七發之作不過文人托  
事抒藻之為如子虛亡是騁其瞻博非必若山經地志  
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明也又唐李紳詩云揚州郭裏  
見潮生而蔡寬夫詩話亦以為潤州大江與揚子橋對

岸瓜州乃江中一洲疑曩時大江之潮揚州固嘗見之  
又何必以文人怪異說觀之辭本無確據而拘墟亭帚  
尺以廣陵古國屬之餘杭抑亦刻舟膠柱之甚矣

濟水考

濟為四瀆之一禹貢導沔為濟以至會汶入海不過八  
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為不易之恒流向嘗賦四瀆  
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酈道元李濂輩各持  
已見究之其身並未厯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

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即如禹貢所云入於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為滎則又見而出為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東出陶邱則今之曹州又至于荷則今之荷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荷派也又東北會于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於海者也是則濟之源

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若靈瀆有不可以復求者然益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證之總不出敷土奠川之本末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宋孝宗論

宋孝宗之事高宗可謂極其孝光宗之事孝宗可謂極

其不孝

天道好還在孝宗不宜有此豈

天未垂鑒乎余謂此正所以

天之垂鑒也蓋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必當思及祖宗不失其業茲南渡之宋祖宗之業已失其半不思復中原報國耻而區區養志承歡之小節斯可謂之孝乎且孝宗奉高宗遊西湖已獨不共遊乎是託於娛親而私以行樂是可謂之孝乎又恐高宗往西湖為勞于宮內肖

其勝斯不更勞民而費財乎光宗受制悍婦非人類其  
不孝固不必責而孝宗之所以得此豈無所以致之之  
由乎此即

天道好還所以垂鑒也稗官小乘乃謂臨安士庶皆興于  
孝何其見之小哉蓋此論非予不能言亦不敢言今歲  
秋將攜諸皇子往

盛京明年春南巡亦必至西湖命於兩處各立碑誌之  
以示天下之孝當以不失祖業為重而承歡養志固不

在遊山玩景之小節也

萬壽重寧寺碑記

天得一以清池得一以寧王得一以貞天言清而地言  
寧清故寧也天地清寧而王以貞貞即壽也乾隆甲辰  
孟春六巡江浙先勅量吏省供頓節勞費兩淮鹽政伊  
齡阿奏衆商籲請於天寧寺後增建萬壽寺以申忱悃  
且請勅賜寺名勒文以紀天下之祝上不過以華封天  
保歸美君上而君之奉



天子民以求萬邦黎庶之寧則未可一言盡者朕臨御四十九年率

祖攸行六巡江浙計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凡一切補偏救弊因時制宜之方亦既殫精勞思夙夜講求不惜數千百萬帑金以勤一勞永逸為億兆生靈永遠安全之計茲幸南北河工自開放新河之後化險為平海塘石工依限告歲是以年逾古稀省方問俗不敢康寧夫

天以下民之寧為寧天子以天下之壽為壽適求願寧文  
王所以兢兢也惟恭則壽周書所以惓惓也茲寺之建  
出於商民至誠因俞所請賜額曰萬壽重寧寺蓋合萬  
姓之壽以為壽所以為萬壽也以下民之寧為寧所以  
為重寧也如是而重熙累洽以至于萬有千歲眉壽無  
疆我君民永享昇平之福以迓

天庥不競不絀不剛不梁敷政優優百禄是遒豈不美乎  
至於寶相莊嚴法輪常轉以不可思議因緣證無量無

邇功德所謂天以四時循環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其道一也因勅發內廷所供佛像安奉斯寺使夫寶月金容青蓮妙相長明法藏宏濟羣生則萬民之所以為壽即

天地之所以青寧又何必華封天保頌揚稱美之文乎是為記

欽定南巡盛典卷二十四